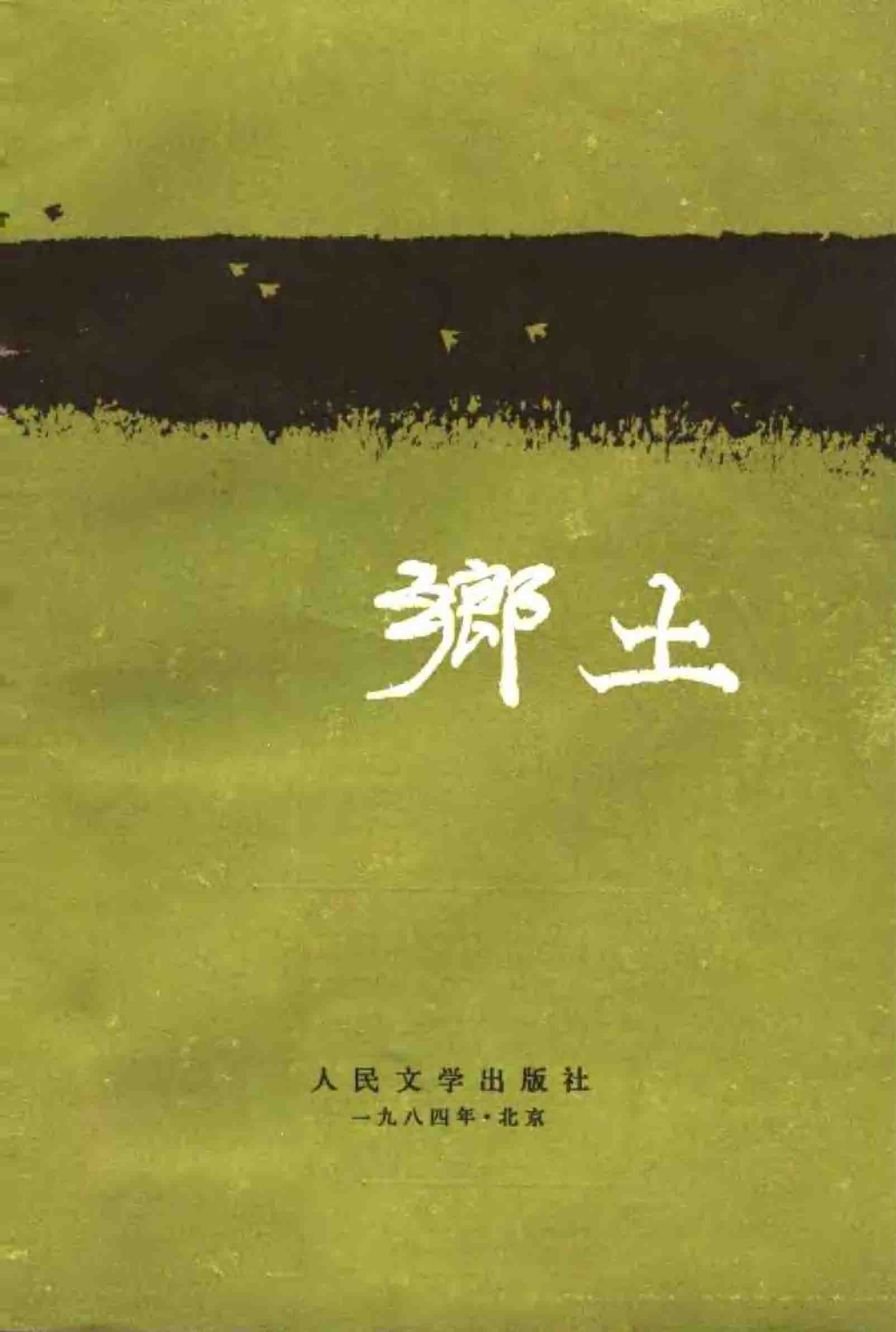




刘 绍 棠 编

鄉土



鄉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孟新禄 谢明清

乡 土
Xiāng T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45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0 $\frac{1}{4}$ 插页2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1,300

书号 10019·3698

定价2.10元

序

刘绍棠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我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中写道：“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时机已经成熟了。”“有必要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今后，只要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决，更追求，师承前辈而有所出新，借鉴外国外地而为我所用；……热烈地拥抱我们的地母，北京的乡土文学必将在八一年形成、发展、繁荣，而得到公认。”

几年来，北京乡土文学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就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且形成了一支专业作家牵头、业余作家为主的创作队伍，阵容齐整，实力雄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深扎根于农村大地，和农民结合得十分亲密，是这支创作队伍的共性。各有各的生活基地，各有各的地方风味，是这支创作队伍的特色。

林斤澜、浩然和我，五十年代进入文学创作行列。浩然和我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写农村题材小说，没有杂样儿；斤澜却是一分为二，农产品之外，兼营其他题材。斤澜原是来自浙江的知识分子，对北京的农村生活很不熟悉；但是，三十多年来，他多次长期深入到京郊农村中去，尤其是在门头沟山区站住了脚，于是写出不少味道纯正的京西山里红风味的小说。

浩然自五十年代初期便到通县工作，一九五六年更调进了北京城内，经常深入通县、顺义、密云等县农村，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打成一片。浩然自幼父母双亡，出身寒苦，只念过三年半小学；他能够成为一个知名作家，是党和人民栽培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虽然是北京的伏地娃娃，但是一直上学念书，来自农村而底子单薄；倒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把我打到农村生活的最底层，在运河滩上，跟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土里刨食二十年，生活积累才得到充实和丰富。浩然主要写京东山村，反映农村的重大变化；我主要写京东水乡，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北京的农村题材小说比其他题材的作品慢了一步。当时，有人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前景持怀疑或悲观态度，某些农村题材小说作者也产生了气馁和自卑心理。但是，守着青山怎会没柴烧？伴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发展，慢了一步的北京农村题材小说，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了。

刘锦云、赵金九、陈昌本、刘颖南、刘国春和王文平，这六位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五人曾经长期在京郊农村工作；有的几年，有的十几年，经历了村、社、县三个层次。赵金九来自郑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一直和家乡的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一九七九年以来先后脱颖而出，给北京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带来了强健的活力，使北京农村题材小说大为生色。他们的作品，有写北京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也有写故乡的人物和故事。写北京的乡土，在北京写乡土，广义上都可以归于北京乡土文学的范畴。北京文坛原来写农村题材小说的人寥寥无几，我常有孤独

落寞之感；自从他们接踵而来，我不但感到人多势众，而且被他们所推动，更加意气风发，充满信心。刘锦云的小说深情而有文采；赵金九的小说淳朴而厚实；陈昌本的小说朴实中见思想性；刘颖南的小说通俗、豪爽、诙谐；刘国春的小说悠闲幽默而耐人寻味；王文平的小说细腻雅致。他们的作品，热爱农民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他们熟悉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情趣，小说的情节和细节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他们熟练地运用农民的语言，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这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长期工作和生活中，亲眼看到和亲自参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劳动，尝到汗珠子摔八瓣儿的滋味，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而关心农民的利益，与农民喜、怒、哀、乐相通。他们多年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农民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因而在进行创作时，便想到要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才能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走的是一条正路。锦云、金九、昌本、颖南、国春和文平都是四十岁左右才发表作品，他们的底子很厚，潜力很大。大器晚成，我相信他们还会稳扎稳打地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们深深扎根于农村的泥土，而只有从泥土中才能长出大树。

王梓夫、王凤梧、尹俊卿、周莘榆、孟广臣、石奇、卢国瑞、孙宝琦、刘连枢、赵松泉、楚学晶、陈绍谦、胡天培、胡天亮、刘洋等同志，来自京郊的通县、房山、密云、顺义、延庆、平谷、怀柔等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京郊农村，长在京郊农村，工作在京郊农村；有的现在虽然进了城，家庭仍然在京郊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创作道路，和浩然非常相似，是从群众中来的乡土文学作者。三十多岁的王梓夫，念完初中，回村当社员，后来被抽调到

社、县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他敏而好学，勤奋努力，吸取前辈各家之长，找见自己的路子；创作上一年比一年提高，功力也一年比一年扎实，已经成为令人寄予更大希望的青年作家。年近花甲的王凤梧，小学教员出身，饱经风霜，阅历很深，老年崭露头角；他的小说使用农民口语，富有生活气息。也是小学教员出身的孟广臣，深受山西“山药蛋”派小说的影响，在北京便显得与众不同。石奇和卢国瑞是两位县级领导干部，工作繁重，业余习作，选入本书的小说，是他们的处女作。周莘榆、尹俊卿、孙宝琦、赵松泉、楚学晶和胡天亮，都在县文化馆工作多年，很注意作品的通俗性，家长里短，村社趣闻，读来亲切。刘连枢是一位年轻的记者，陈绍谦是一位青年社员，他们已经初露锋芒，希望他们能够后来居上。这些同志的最大吃亏之处，是读书较少，知识面较窄，视野也就不够开阔。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普及，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创作上反映现代化的农村和农民，将会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些同志应该在学问上多下功夫，积极努力地补课。不过，目前又有一种谬论，认为只要有文化，不必深入生活，便可以飘飘然地当作家。事实必将证明，这种论调肯定是错误的。

编选这部小说集，我感到欣慰，也感到不满足。这几年，北京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虽然呈现初步繁荣的局面，但是还远远没有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开采不广，开掘不深，还存在着狭隘、守旧、单调等严重缺陷。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不锐意革新，便要走下坡路，有愧于伟大的首都，有愧于伟大的时代。

所幸这支创作队伍是个团结、友爱、互助的群体，这就要激发集体的力量 and 个人的苦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北京的乡土文

学小说创作应该而且能够开创新局面，走向全国，扩大影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做出贡献。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刘绍棠 (1)
平谷桃园	文 平 (1)
露珠	王凤梧 (53)
毛驴墓志铭	王凤梧 (64)
被遗忘的党员	王梓夫 (77)
洋金花	王梓夫 (96)
混沌	尹俊卿 (103)
师傅偷艺	孙宝琦 (111)
闯三关	石 奇 (120)
绿屏风	卢国瑞 (170)
小荷才露尖尖角	刘绍棠 (191)
村风	刘绍棠 (233)
福地	刘绍棠 (244)
养老女婿	刘国春 (255)
这个田贵	刘国春 (270)
光棍堂守岁	刘连枢 (286)
乡下老客	锦 云 王 毅 (301)
茫茫口	锦 云 王 毅 (323)
山哥儿们	刘颖南 (382)

预备军属	刘颖南 (395)
一担挑	刘 洋 (407)
“花脚王”开棺	陈昌本 (419)
换地	陈绍谦 (439)
叶老汉	孟广臣 (453)
铁公鸡拔毛	周莘榆 (463)
开锅饼	林斤澜 (480)
拳头	林斤澜 (492)
轱辘井	林斤澜 (500)
马老六瞧朋友	赵金九 (519)
乡村酒肆	赵金九 (534)
柳暗花明又一村	赵松泉 (552)
老县长和马局长	胡天培 胡天亮 (567)
机灵鬼	浩 然 (575)
误会	浩 然 (590)
老队长的婚礼	浩 然 (607)
七月放河灯	楚学晶 (625)

平谷桃园

文 平

一

出东直门，经顺义东行一百四十里，有个平谷县。这是北京郊区最小最远的一个县，在早属河北通州地区管辖，一九五八年以后划归北京，成为京东一块宝地。

这地方出粮米，出棉花，出干鲜水果，还出金子。金产量全北京居第一。景致也好，妙峰山、峨眉山，独乐水、夏谦泽，白云寺、石佛寺，黄帝陵、元宝观，还有金花公主墓。上了书的有八景：盘阳积雪、沟河晚渡、石室清风、峨眉耸翠、独乐晴波、鼓岭同云、峰台夕照、灵泉漱玉。这八景加上大大小小的几座水库和著名的盘山风景区，每年都要吸引众多的游人。从东直门开往平谷的客车，每日从早到晚，多达二十三个班次，但人们想要在汽车上搞到一个座位，很难。

这些年，人们的兴趣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到平谷去的旅客，往往不等坐到终点，就提前一站下了车，尔后，宁可再花上半个钟头工夫，一直步行到平谷县城。

这算不算一件怪事呢？不怪，因为人们下车的地方叫桃园。

桃园就是桃园，不是一个村子。它是沟水河上的一个沙洲，四面环水，只凭一条宽绰的洋灰过水路面，同平京公路相接。二

百八十亩大的沙洲上，种的全是桃树。除了桃树，就只有两处扬水站、四座抱角的望风楼、十二个姑娘。

扬水站与别处的没啥两样，一架电动机，一根长长的铁管，从沟河湾里一直爬到岸上。天旱的时候，从早叫到晚，哒哒哒哒，声音很刺耳。

望风楼却很别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抱角各建一座，规模、格局、颜色、材料都一样。其实就是岗楼，桃子将熟的时候，有人在上面守着。是女的，黑夜也不离开。这本不算稀奇事，处处都有的，只是桃园的望风楼，出自女孩儿家手里，于是便带了几分迷人色彩。围墙、顶篷、四根柱子、上下两层的地板，一律用竹子做成，黄黄的，远远望去就象江南水乡的吊脚楼。但没有确定的楼梯，只有一把轻巧的竹木小梯，人在楼上时，便连这小梯一起拎上去。如果有第二个姑娘再想上去，便须站在楼下喊：

“哎，该死的，把竹梯放下来。”

“你等着。”

如果等了一会儿，还没见到竹梯，楼下的姑娘便要放肆：

“你害病啦？你裹脚啦？再不放时，我要扔石子啦！”

“你急啥，上边又没有留平头的！”

这样说时，梯子也便跟着放了下来。

望风楼两面临着桃园，两面临着沟水河。白天，过往的行人车马，全在姑娘们眼皮底下。隔着河面，还能看到岸那边的草地、庄稼、黄土小道和偶尔从草滩上跑过的野兔子。一到晚上，这地方便安静得好象在世外一般。人坐在竹楼上，只听见沟河水从楼下流过去，“哗——啦，哗——啦”。把头伸出外面望时，挂在楼上的罩儿灯，在河面上映出亮亮的一片，稍远一些，才是闪烁闪烁的星星。星星会动，望风楼好象也会动，悄悄的，全没有声音。

有一位画家到这里以后说，平谷县现在不是八景，而是九景，这第九景便是竹楼夜月。

十二个姑娘在桃园组成一个专业队，她们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管着产品的流通交换和分配。一年四季里，栽、管、剪、接、摘、卖、贮、运，桃园中的一应事务，全由姑娘们自顾。

整日里做着这些生活，实在是件很枯燥的事。那么，从城内来的人，在此下车图个啥？这叫做萝卜白菜，各有一爱。

这里的景致好。洵河水清清的，站在河边上，能看见河底的沙石。能看见沙石上附着的一粒粒五色水泡。能看见鱼肚子，鱼眼睛，大鱼吃小鱼。能看见水中的阳光，阳光总是在跳动，细细的，没有规则，却很有力，看到它就象感觉到了人身上的一条条活动的神经。还能看见绿头青蛙在岸边的观音柳丛底下叫，人走到跟前时，才“噗”地一声跳下水。过往行人踩在光溜溜的搭石上，掬起一捧水洗洗脸，痛快！倘在夏天，一路上的暑热便顿时全消了。从这里再出发时，道两边有桃柳榆槐，有蝉鸣雀跃，有无止境的青纱帐，有呼吸不完的新鲜空气，这对久居城中的人来说，确是人生中一桩少有的快活事。

不少人是为桃园来的。水蜜桃，白凤桃，绿化三号，大久保，桃园的桃子真好。下车人看到这种情形，由不住要问：

“您哪，卖点桃子行吗？”

倚在望风楼前的姑娘，必然笑吟吟地说：“只要乐意，你进去摘。”

在城中生活惯了的人，买只桃子，多需在女售货员们冷丁丁的眼珠儿监督下行事，到了乡下的桃园时，不晓得有这等规矩，久久不敢进去。这倒使姑娘们为难起来，她们在不安之中催促道：“想吃桃子，还不愿自己动手？”

于是，人们一个个走进桃园。他们慌慌地摘其一二，来到姑娘跟前交款时，竟不问多少统统收了一角钱。此时，看到多摘了几个的，有人不免有些后悔。他们就想到，这个地方摘桃儿，怎么跟城内坐“大一路”一个样，不分长短，上去就是一角钱；下次来时，一定多摘几个。有些占了便宜的，临走时便客套上几句，说这样做，叫桃园吃了亏了。每当这时，姑娘便欢眉亮眼地说：“土里出的食，值不了多少钱，你们辛苦了百十里路呢！吃几个桃子，还是瞧得起我们。”

也有厉害的时候。个把不了解情况的，以为桃园里无法无天，便满满的摘上一兜儿，悄悄掖在衣衫内，手里只另外拿几个桃儿，走到姑娘跟前晃一晃，去交钱。每当这时，姑娘就显得极不高兴：

“哎，你那衣衫里裹的啥？”

下车人抖抖索索，还是将衣衫摆开，把兜子露了出来，不知道是想多交些钱呢，还是想把桃子倒下。

“你也不用倒，也不多收你一个子儿，桃子你还带走。吃我们桃园的东西，要吃在明处呢！”她们耍厉害的时候，也是这么宽容、温厚。

不过，却不要赶上桃花。要是赶在桃花手下，那就难免碰几个钉子。有人边吃桃子，边说：“这桃子，真甜。”本来，这算是句感激的话，桃花姑娘就不客气：“有多甜？我看没有你那两片嘴儿甜！”有人看到桃园这么美，常常言不由衷地说：“你们这里真好，世外桃源一般。”桃花姑娘努努嘴，尖刻地答道：“咱俩换换，你到我们桃园来，我到你们城里去！”

逢到这种时候，来人只好默默地离去。

桃园的桃子虽然好吃，但天底下能有多少嘴儿馋的人，愿意

跑上百十里路来享这种口福呢。倒是有不少年轻人，虽然也照例在桃园下车，却不是为了观景致、吃桃子，他们有他们的打算，他们为的是看看桃园的姑娘。

桃园里有十二个姑娘，就好象招蜂引蝶的十二朵桃花。她们要穿白时全穿白，要穿花时全穿花，要光脚时全不穿鞋，就象是商量过的，其实没有。她们不胖不瘦，不黄不黑，人样儿，脸模儿，也象是一个工匠捏出来的。人人都说，如果桃园是个天堂，她们就是仙女；如果桃园是个月亮，她们就是月中的嫦娥；如果桃园是个戏台，她们就是演戏的；如果桃园什么都不是，桃园就是桃园，那么，她们就是满树上的桃花。

来这里看人的，多数又是本县境内男子。这比较切合实际。赶到点子上时，从桃园中勾走一个半个的情形，也是有的。如果有哪个幸运子弟，当真到手了一个，在外人面前说起来，也真是一种荣耀呢！

“伙计，听说你娶了个桃园中的姑娘？”

“是的——”

“哈哈，就凭你那每月三百八十毛的工资？”

“是的——”

“伙计，先别翘尾巴，过不了三天两早晨，那女的肯定跟你蹬打个一千二净！”

小伙子得意地笑了，他知道别人是在嫉妒呢。

在这班年轻人心目中，平谷县虽然出产金子，但讨一个桃园女子做媳妇，比到山里挖金子还难、还美。

二

除了桃花姑娘，人人都说桃园好。桃花为什么不喜欢桃园？桃花大了。

她在桃园干了八年了。

桃花是十六岁上来的。那时候，桃园叫做果树队，等于沟水湾村的一个生产队，直接归副大队长周铁锁领导。这个周铁锁很有一套办法，给桃园订了不少土政策，其中之一便是姑娘不到十七岁，不能进果树队干活。

桃花没念过多少书，别人也一样。村里的小学校虽然复了课，但仍然是复课闹革命。念上几年书，连自己的名字写不来，就是“革命”二字，也常常写成“割命”，以为同割麦子、砍高粱差不多。

桃花在家闲了好几年，想进果树队，就叫她大姐金花去说个人情。金花不肯。桃花就硬是跟在姐姐屁股后面，在果树队做起活来。

铁锁队长说：“桃花，你跑来做什么？干了也是白干，一个工分不给你。”

桃花说：“我不要工分。”

铁锁说：“做坏了营生，还得叫你包赔！”

桃花说，赔就赔。她什么都不怕，浑身上下，沓沓晃晃翻一遍，搜不出一分一文来。无产阶级。

队长没有办法，只得对金花说：“你多留点神，别让她出啥事。”

这话叫桃花听见了，她朝队长和大姐努了努嘴，以为自己胜

利了。夜里回到家，桃花给金花烧好热水，端过去脚盆，还早早的把被窝铺好。躺下以后，两人又亲热了一番。

桃花在桃园干了一年，当了一年义务社员。年终分配时，姑娘们觉得她干得还不错，希望领导上能考虑考虑，给她开上几个钱，算是一年的辛苦费，也算是撕件衣裳的钱。

没等大队研究哩，桃花先说话了：“说白干就白干，你们把钱塞给我，我把钱丢到沟水河里去喂鱼！”她觉得这一年很好玩，她希望下一年能够当个果树队的正式队员。

这可是件难事情。沟水湾村一百九十九户人家，谁家姑娘不想进果树队！有的为吃点、拿点，方便；有的以为那里工钱高；有的图活茬轻闲，不象下大田那么赶得慌；有的为落个好名声，桃园姑娘清静，将来准能找个好男人。各有各的打算，全都是真真实实的。只是铁锁队长把得很紧，想进果树队的女子，要过政审关，要过技术关，还要进行目测体检。最难的是这后一项，把所有报了名的女子，一个一个叫到大队部，比量过腰身、手臂和腿长，前后端详一下模样长相儿，跳跳，唱唱，如果一支歌也不会唱时，冲着窗户喊几嗓子也行。许多挑选不上的家长埋怨说，又不是考跳舞学校呢，还把人家女娃娃们的大腿都比划了。周铁锁不怕得罪人，很固执。这样挑来挑去，桃花似乎也能勉强过关，只是到了后来，有人提出说，她个头太大。是呀，十七岁的女孩子，却长到了一米七二的个儿，体重七十二公斤。有什么法子呢，乡村里水好、土好、空气好、太阳也好，吃凉水都长肉。铁锁不由得摆摆手说：“乖乖，不行，不行。”

那时，正是“十年”以内的年月，果树队的十二名姑娘，同时也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难怪铁锁队长这么挑挑选选的。